

夜光杯

尊重弱者

沈栖

作为社会边缘人,弱者诸如路乞儿、拾荒者、智障人以及低收入者的孤寡老人等,尽管生活潦倒、命途多舛,但诚如简·爱所说:“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站在上帝面前时,我们是平等的。”其实,这种人格的平等,尊重弱者是现实的追求。

法国学者勒努瓦鉴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新自由放任经济成为主流而国家调控角色日益减弱,贫富差距加剧,社会边缘人不仅贫穷不堪,而且被驱出了经济、教育、政治及文化的所有体制外。于是,他在1974年创立了“社会摒弃”的概念,其要旨就是要全社会尊重弱者。有温度的城市亟须摒弃“社会摒弃”!

自不待言,弱者都渴望能得到一些帮扶和救济,但他们更渴望有尊严地活着。因此,无论是社会慈善还是私人施舍都得给弱者留有自尊心的空间,保护其隐私乃是尊重弱者的要义之一。德国不少社区在街头都设有“赠物室”,摆放着市民不再需要但又完好无损的旧物,衣架上挂着干净的衣帽,衣架下置有运动鞋、皮鞋,柜台上书籍、光盘、碗碟等。“赠物室”只对乞丐、拾荒者等无业游民开放,规定他们取物时只需写上物件名称、件数和规格,同时规定不必注明自己的住宅和姓名。如此不会伤及弱者的自尊心,足见其尊重弱者的诚意。

智障者或思维低下,或举止怪异,或言辞混乱,有些人会本能地七斜八,不轻易鄙视,甚或讽刺嘲弄,无端羞辱,这是对弱者极不尊重的行为。倘若不能伸出友善之手帮扶或救济,不看也是一种尊重。有一次,电影拍摄间隙,某知名导演带着剧组人员外出游玩。玩累后,大家围坐在露天茶室喝咖啡。恰巧迎面走来一位残疾姑娘,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向外翻转,行走怪诞,大家边看边窃笑。见此,这位导演故意大声说:“大家请注意一下,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说了。”这让大家的眼光都收了回来。等那位姑娘走远了,他说:“好了,没事了,大家继续喝咖啡吧!”众人愕然,他解释:“我只是不想让大家的眼光都聚集到刚才那位姑娘身上。人家本来有缺陷,你们都盯着她看,还嘲笑她,多不尊重呀,人家肯定也会难堪的。”云淡风轻的几句话让众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尊重他人的人,永远是谦恭的,因为他会觉得从未实践自己的义务。”尊重弱者,一旦成为“自己的义务”,那么,他就会自觉地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长春市有位年迈的行乞者,几乎每天夜归前,都要到附近的一家馄饨店吃上一碗馄饨充饥。当他拿出一把硬币来买馄饨时,旁人都能看清其中夹有一些游戏币。但店老板却似乎毫无察觉,只收下游戏币和少量硬币,其余退回,接着把超量的馄饨递给老人。老板认为:老人肯定不是故意用游戏币来买吃的,只是他人扔给他,他辨不出而已;何况出于怜悯,自己有义务帮扶之。于是,老板和老顾客多年来有了默契,不拆穿老人,将守住这个秘密作为共同践履的义务,让弱者每每能满意地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馄饨,直至老人病逝。

在人际交往中,尊重是基石,尤其蕴含着对弱者的尊重。它考量着公民的良知,也丈量着社会的文明。

赵朴初老有诗曰:不知何处有天涯,四季和风四季花。为爱晚霞餐海色,不辞坐占白鸥沙。对“美丽三亚浪漫天涯”不吝赞美之词。当上海进入“三九”天寒地冻时,三亚却和风轻拂,椰树摇曳,蓝天白云,细沙如银,海鸥翔飞。明媚阳光下,鲜花争妍斗丽,一派生机盎然的春色,让人赏心悦目之时放飞浪漫的想法。

三亚湾的妩媚,亚龙湾的秀丽,大东海湾的辽阔,海棠湾的细腻,如诗如画,令人流连忘返。而到三亚品尝生猛海鲜,应是题中之义。几年前,经朋友介绍,我们去了一颇有名声的位于海棠湾的后海渔排。

所谓渔排,其实是渔民在海上选择好自己所要居住下来的海面,然后用橡胶渔排,做成方格状,在方格里系网进行水产养殖,而在养殖的同时,在渔排上搭建木屋,他们生产生活都在渔排上。渔排连成片,屋连成村。后海渔排鼎盛时达150多家。

那日夕阳西下时,我们一行到了海棠湾后海,接驳的帆船已在简易的码头等候,一阵“噗噗”声后,便到了“李兴渔排”。李兴渔排的老李年龄六十岁开外,肤色呈黄色,身体壮硕,声音洪亮,他憨厚真诚地拱手欢迎后,便问:“想吃点什么海鲜?”我们答道:“要吃南海特有的生猛海鲜。”老李朗朗一笑,指着渔排的一端说:“都在那里,请随意选择。”只见清澈的海水网格里有悠然游弋的东星斑鱼,横行霸道的帝王蟹,色彩艳丽的红花蟹,活力十足的斑节虾,鱼虾蟹俱全,应有尽有,使人食指大动的神经骤然兴奋起来。那晚,自然享受了海鲜大餐,告别时仍意犹未尽。

今年一月,我们又去

了后海渔排,然而当年颇具规模的后海渔排已荡然无存。原来渔排虽然是蛋家人(以打渔为生,以船为家,不在陆地上置业的水上居民统称)生产生活的海上居所,但其生活危险性系数大,污染海水,有害环境,特别是渔民的生活品质很难改善,生产不可持续发展,在政府的领导下,于2018年全部拆迁并搬到陆地上。对生猛海鲜情有独钟的我们,自然心存不甘,经打听获知,李兴渔排已择地营业。

在后海渔村的小巷深处,我们找到了已改名为的“李兴渔排海鲜餐厅”。

500多平方米的渔排餐厅,依林傍海,坐在餐厅里既可听涛观海,又可饱览南国风情。在月光的掩映下,一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油然而生。我们的情趣不禁昂扬起来。老板李兴已经退休,女婿阿发接班。阿发原在李兴渔排打工,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为人忠厚又头脑灵活,老板不仅重点培养且将女儿嫁给了他,并让他当了老板。现在的渔排餐厅阿发是大股东,两个小舅子也是股东,三个股东每人每月给李兴夫妇7000元,合计2.1万元,让老夫妇喝茶打牌游玩,颐养晚年。

渔排餐厅在阿发的打理下,做得风生水起,生意红红火火,每年的营业额超过一千万且正在上升之中,我不禁惊叹。经了解,阿发对渔排餐厅经营自有一套。他接手餐厅后,不甘现状,守正出新,从招徕接驳客人(渔村不通外地车,客人用餐需用电瓶车接送),到采购海鲜、挑选食材、聘用厨师、店堂服务等形成了分工专业、合作有序、各司其职的“流水线”,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并坚持薄利惠客,赢得了声誉。阿发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做的都是回头客生意,我把来客当贵客,变贵客为老客,使老客成为回头客,现在这些客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来海棠湾必到李兴渔排打卡。”果然,我们用餐的那晚,店内高朋满座,人声鼎沸,觥筹交错,笑语四起,俨然“美食大家园和欢乐乐园”。

偶然间,我瞥见阿发的夫人,一个纯朴憨厚的

曾专程驱车金华古子城,访酒坊巷遗迹,又寻寻觅觅,得瓷瓶装寿生酒数瓶和酒坊自产酒一瓮。中午,借营业中的酒坊雅座,对饮几盅,如此一日之闲,算是了却“杜诗颜字金华酒”一说的向往。

记忆中,古子城酒坊巷中段有酒泉井一口,古意尚存,令人遐想当年车水马龙的无限风光,而眼下数百米之巷,仍在营业的酒坊则所剩无几,已失昔日风采。这与绍兴柯岩阮社的状况十分相似。阮社是著名酒乡,位于鉴湖第二曲,得名于“竹林七贤”中的醉仙阮籍。借得好水之利,曾有酿酒户四百多家,其中“章东明”“高长兴”“善元泰”“茅万茂”等最为著名,旧时上海22家黄酒业大同行,竟有14家来自阮社,而此“茅万茂”与曾在淮海中路常驻的茅万茂,应是源自一家,可见阮社影响之广。1915年的“巴拿万国博览会”上,取得第一枚国际金奖的绍兴黄酒,也取自阮社东江南岸的云集酒厂。“越酒行天下”之说,与阮社曾经的辉煌一脉相承。但是,随着产业化不断发展,阮社的旧貌已成新颜,“水村山郭酒旗风”只遗存于梦境中了。

浙江是黄酒发源地,酒坊遍及各处,与上海相近的海盐也位列其中。其在沈荡的酒酱店(坊)兴盛一时,佳话流传至今。2019年上半年,我二赴此地,驻足沈荡酿造公司,又漫步老街,揣摩当年盛景。早在清光绪十三年,海宁硤石人与杭州盐商周克公合资,率先在沈荡中市街开设三泰酒酱店,后在西市街开设丰泰酒酱园,接着又在东市街开设泰兴酒

酱园,形成一街三园的鼎盛时期。由此至今,一百三十多年的传承,泰兴酒酱园不惧风雨,屹立原地,几经改制,成为现在的沈荡酿造有限公司。它在厂区白墙上,栩栩如生地绘着大幅“十八般武艺”。“古法酿造,足酿足陈;不求做大,只求做长”是沈荡酿造的方针。它既做黄酒、白酒,又做酱油,探访之时,虽不是酿酒季节,但整个公司、每个角落都像飘荡着淡淡的酒香、酱香。与其掌门人聊天,欣闻沈荡酿造每年立冬都要举行开酿仪式,每当仪式举行,四面八方粉丝都会纷至沓来,拜天地、祭酒神,场面隆重热烈。由此可见,酒坊也可发扬光大,其与古风的联系千丝万缕,不仅以形态而存,也能借力当地风气而大。

过去,上海也有不少自产自销的酒坊。仅以后来居上,生产石库门黄酒有名的金枫酿酒有限公司为例,其在金山枫泾的生产厂前身,是1939年从上海浦东的莘源、康记、福记三家酒肆兼并迁来枫泾,建立的苹果康福酒厂(坊)。在这公司的金枫酒庄馆内,琳琅满目地陈列着上海早期的酒肆遗存,可见当年绍酒对上海影响虽大,本土作坊却仍有立足之地。

酒坊过去是黄酒行业的高地,如今业态大变,其不得不因势利导。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每每探访酒坊,乃至寻觅至今遗踪,与相关人士促膝交流,都能获得正能量。如同绍兴、上海等地的黄酒产量,已非旧时可比,孕育于中华文明的黄酒,虽跌宕起伏,仍将生生不息,永葆美妙青春。



鸡冠花

(彩色钢笔画)

陆锡民



明白人有明智之举,是聪明到位的一种表现。有事有人,不能说话;无事无人,则不太好;有事有人而又无事无人,则坏而大大不好。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天理,地理,时理,顺而有理;人理,事,常因看透几人。法理,事理,尊而有理。

奢侈的消费和过度节俭的消费,都是一种浪费,事非合用、好用或坏用而当废。

为事尽力尽职,无愧问心;为人仁至义尽,无悔此生。

不在心记事,何在意办事。

关心人人心,心照不宣;关照不人人心,心无应照则无宣。

有种失败,就叫失信。虚心收纳,实有所获。

平时,防着、放着;用时,不慌,不忙。

收起贪婪,便收起烦恼;少一份焦虑,便多一份安然。

海纳百川,才有海大;山容百绿,才识山好;人和百事,才见人良。

旁门不一定便是邪路,旁听侧敲许获益更多。心近无有地域远,邻近就怕心境散。看透一人,常因看穿几事;看准一事,常因看透几人。血气方刚,谨防意气用事。

当北方的雪挂结在树梢,在寒风里跳舞的时候,我来到了南国。

海,摇起来,还是那么蓝。风吹着榕树,沙沙地响。漫步在玉带滩,觉得好神奇。这个宽不到百米的沙滩半岛,是世界上最狭窄的海河分割线。这一边是平静的清又清的万泉河,那一边就是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细细长长的身躯,千百年了,河流涌,海浪冲,就这样稳稳地横卧在这江河之间。

虽然没能跟同伴们一样,打着短袖赤着脚,但依然可以尽情地,迎向海风吹拂脸庞,迎候着海浪一层层地扑向脚边。望向远处,那儿有着星星点点的渔船。

于是,走向了那个想要去住的渔村——距离博鳌有10公里的潭门镇。

沿途,海滨之处闪现出一些酒吧的身影,道路两旁是椰子树和棕榈树。

潭门的老渡口由四根巨大的柱子形成“门”状。柱子底部闪着金属的光,柱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铁钉。“门”的上面刻着“潭门故事”四个大字,向两边伸展的木头上,垂挂着许多的铜铃铛。风大的时候,那些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似在唱一首经年的老歌。

跟因亚洲论坛而享盛名的博鳌镇相比,潭门镇似乎有些落寞,也不见风情,

很古朴很普通。然而,这个镇子却拥有着近千艘渔船,是国家中心级别的渔港,被称为南海渔港的第一大门。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渔民,祖祖辈辈紧握着、相传着一部《更路簿》。在这部只有当地渔民才能读懂的被称为“南海的天书”里,有70多处南海岛礁都是以潭门方言命名的,成为潭门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活动”深耕南海的铁证。

品尝着来自南海里的美味海鲜,听着关于潭门镇上的从前发生过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时常有潭门港出航的渔船、渔民,被某国海军无理扣抓。某国海军欺负渔民不识英文,总要逼迫渔民签下“入侵”领海的“认罪书”。据说,从来没有一名中国渔民在这样的“认罪书”上签字,因为他们知道西沙和南沙海域自古就属于中国,他们的祖

辈辈都在这里生活、捕鱼,他们在岸上没有田地,这里就是他们的“祖宗海”,是他们讨生活的“第二个家”。后来,潭门的渔民自发成立了海上民兵连,团结互助,出航捕鱼,配合国家海监、渔政,捍卫祖国的海疆领域,用生命守卫着这片祖宗海、责任田。

这无疑也是一则感人的故事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海霞》,里面描写海岛女民兵在大海边织渔网,在沙滩上练刀枪的亦渔亦武的生活。如今,脑海里也深深地印进了南海潭门的风云,印上了潭门渔民的生活景象。

一直以为,亚特兰大只有私人庭院种竹子,儿子却说,不,国家公园也有竹子。他带我去“白水溪”见识一下。

从李兴渔排海鲜餐厅出来,海风拂面,闻着清新却有丝丝腥味的空气,我思绪莫名地活跃。盘桓脑际的是,渔村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渔村,而渔排也不是当年海上的那个渔排,世代以“渔”为生的渔民,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我想,这无疑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的结果。

竹子不大,半个足球场,宽我手掌一倍半的竹腰,叫人惊喜。抬头仰望,笔直挺拔的竹子主干,蹿得比旁边的大树还高,支干上茂密青翠的竹叶,似华盖像苍穹,突兀一绿色世界。七八根长在溪岸边的竹子,斜斜地扑向水面,把自己翡翠的绿色,无穷无尽地往下泻,“白水”被染得一片碧绿。

良久,我从陶醉中醒来。回头细观周围,不少竹竿被刻得伤痕累累。有名字、日期,以及只有刻字人自己明白的暗语,全是英文。

归来途中,脑海里思考着刚得的认识:竹子不只东方人喜爱,不文明的“到此一游”,也不只东方人有。然而,这是否也是一种东西方的融合呢?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